

通志壹經解

DC 12
1411
156





李廷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五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哉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旱既大甚暵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慤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弃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李曰

此詩言宣王承厲王板蕩之餘而有撥亂之

志遇旱裁如此而欲以修行而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故喜於王化復行故作此詩以美宣王以見憂民之深也水旱之裁自庸君觀之則必以為天數之所不能免耳而已無與焉自賢君觀之則必以為負罪引慝自己致之且以成湯之世以六事而禱旱所謂六事者豈有是哉湯果無是而必引以自責非湯之過為謙遜也蓋天裁之來而不以為己之致則非所謂畏天也所謂無所不用其至也如宣王之時焦勞甚矣而天裁如此是亦湯之遇旱也成湯無過者也而猶以過自責此其所以為成湯宣王之行修矣而猶以為未嘗修此其

所以爲宣王惟其修行則不患乎天之不悔禍也
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戕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
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宋之
所對者特數語耳而臧孫達便知其有恤民之心
況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不中興乎但觀
此詩則可以知宣王之必中興也倬彼雲漢天河
也倬明也回轉也言宣王遭旱遂夜視天而望雨
乃見天河精光運轉未有雨徵乃曰今人何罪也
今天降此喪亂而饑饉之戕又重重而至蓋旱戕
不已則饑饉必至矣宣王以遇旱之故無有神而

不舉祭之也其所祭者未嘗愛其犧牲而祀神之
圭璧今則盡矣曾莫之聽而旱猶自若也古者國
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其祭之者非所以祈福
也孔氏曰哉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爲人之父母
不可忽觀窮厄固當責己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
爲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
禱必能止戕也徒以民命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
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此說是也後世遇戕固
有祈禱而無應者蓋徒禱於神而無惻怛之誠心
也宣王遇戕而誠心惻怛於此可見此其所以可
嘉也旱旣大甚蘊蘇氏曰結也隆盛也此章言旱

之氣結而盛至於蟲蟲也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我
 之禮祀不絕郊以祭天宮以祭宗廟或上或下奠
 其禮瘞其物天地之神靡不宗敬之而后稷不能
 佑我上天不臨助我宣王為之言曰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言毀敗於下土寧使我身當之也若宣王
 此言可謂仁人之言矣宋之時熒惑守心景公憂
 之司馬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可
 移於民公曰君者恃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
 困吾誰為君景公之愛民可謂切矣不肯以其哉
 移於民而獨以身當之薄於己而厚於民宣王之
 心何以異此宋朝仁宗皇帝大旱欲降詔楊察進

草仁宗曰未合朕畏天之意乃更其辭曰朕不敏
 於德不明於政俾茲祥眚下逮黎庶與其降疾於
 人孰若移災於朕是亦雲漢之意也旱既大甚推
 而不去也宣王兢兢業業而如雷如霆蓋雷霆之
 震而人必畏懼此人之常情也易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省亦如聞雷霆之時也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言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矣豈周無遺民哉宣
 王之恐民失其所故以為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亦
 如民未嘗傷也文王視之常如傷以見愛民之甚
 也民無子遺則上天不我遺乎蓋無民則無君矣
 何不相畏先祖之業至此摧敗矣毛氏以摧為至

其說爲迂鄭氏以摧當作催鄭氏好改字不可從也旱旣大甚則不可沮旱之旣不可止又且炎熱於我無所逃天命不遠無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之長官則不我相助也父母先祖則安然忍爲此哉宣王遇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滌滌蘇氏以爲山川草木皆盡如滌去也此說是也旱魃旱神也旱神之爲虐草木之焦枯如火之熒燒如火之焚燎我心之憂暑如爲火所熏灼於身焉羣公先正之長官則不我聞亦上文之意昊天上帝寧使我避位而去也不敢有其身又不敢居其位以見畏天之

至也五代唐明宗之時天下紛亂嘗謂天不早生聖人明宗願天生聖人宣王欲避其位皆其恐懼之甚也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蘇氏以謂始以旱故欲遜去旣又以棄位非人主之義非也黽勉謂勞苦也言我盡其勞苦而畏去天猶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何也我之祈年甚早矣祭社稷又不晚矣上天曾不度我心也言我之於神明無不恭敬之宜其神無悔怒也今也神猶悔怒其故何哉旱旣大甚散無友紀王氏謂人道相友則吉凶弔慶有紀以合之旱大甚且久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而人散矣此說是也庶官之長於此乎窮也冢宰

之職於此乎病也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凡百官無不盡其勤勞當此旱之時以見宣王之朝為百官者勤於職事皆以旱為憂也靡人不周未嘗以不能之故而不敬也瞻卬上天於我何居哉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言其天變如此而羣臣皆莫以為憂非獨幽王也今宣王之時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知是時羣臣皆有憂旱之心非獨宣王為然也瞻卬昊天有嘒其星言宣王之視天則惟見嘒然之衆星也亦猶所謂倬彼雲漢昭回于天也

大夫君子昭假無羸自此以下又是勉羣臣也昭明也假至也汝百官既明其至誠之意無有餘矣我之大命不遠但為爾惜無棄其成功爾之百官何必以為我乎但能正其庶官則可矣戾定也百官既勤職事則衆官之長可定也瞻卬昊天何時惠我安寧乎自漢以來人君凡遇天之災異則必歸咎於臣下今宣王遇旱惟歸過於己其視漢之君相去遠矣詳觀此一詩如親聞宣王自責之辭而作詩者可謂能發明宣王之意

黃曰嘗論之矣不可掩者一人之誠意不可欺者天下之民心此意一誠雖紀綱未及振法度未及

修內難未及熄外患及平天下之民已若躋登於熙然之境宣王承厲王之烈民勞諸詩既作天下被亂極矣望治之情不啻飢之念食渴之念飲也宣王踐祚未見其有大設施以慰民望而天下喜治之情已決於遇災之日何宣王先得此於民心而民心信宣王之決哉蓋內志既立其誠心實意隨寓而顯所謂遇災修行者固非飾非干譽奉行故事者比也觀其祀神禱旱罪己矜民救荒薄奉雖後世人君所未嘗無而其誠意有出於形迹之外者非可以事為論也茲天下所以喜其王化復行而仍叔所以美之也不然移民移粟非不勤

也而民不加多是誠可見天下之不可欺矣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壘壘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

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造其行申伯蕃蕃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李曰尹吉甫即六月之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也揚子雲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公子奚斯之所以晞正考父者以得商頌十二篇也正考甫所以晞尹吉甫者以其作崧高烝民韓奕之詩也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尹吉甫者可謂知道矣烝民之詩四句孔子便以為知道則此三篇之文學者不可不念也崧高之詩言宣王復興文武之業故天下復平遂建國親諸侯所以褒賞申伯之功也王氏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其土田營其城邑寢廟及申伯入謝則周邦咸喜戎有良翰此之謂能建國王命傅御遷其私人錫之以四牡躡躡鉤膺濯濯遣之以路車乘馬告之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又錫之以介圭以作爾寶又餞于郟且命召伯以峙其糗以造其行此之謂能親諸侯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既立萬國又在乎

有以親之今宣王能建國親諸侯以褒賞申伯之功此崧高所以美之也崧高維嶽毛氏以崧為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毛氏以為高貌山大而高曰崧者蓋據爾雅之說也郭璞注爾雅曰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釋者又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崧高為中嶽則是又以崧高為中嶽之山許慎說文又以為崧與從山從高之字通用豈詩所謂崧高者但指中嶽乎曰非也其文曰山大而高曰崧則知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後世以崧高

為中嶽者但見詩中有此文遂指以為中嶽觀此詩所言申甫之事則是由甫乃四嶽之後也既是四嶽之後安得專指為中嶽邪郭璞注云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其意可見帝堯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率諸侯之職維稱神靈之意故嶽神佑而生甫及申按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之申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即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蓋其出於四嶽之後故連言之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四國則皆賴之

為蕃衛四方又賴之以宣布恩澤王氏曰蕃言扞
 蔽宣言敷播扞蔽則宜有界域故言四國敷播則
 宜無此疆彼界故言四方皆強生分別也疊疊申
 伯疊疊勉也言申伯勉勉而王纘繼之以事則知
 申伯之賢也北門之大夫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益我是亦王纘之事也然北門大夫之勤勞不免
 終窶且貧則衛之不知其賢也今申伯之疊疊王
 纘之以事則是既知其賢而又于邑于謝此所以
 為褒賞申伯也言此改邑于謝地而為南方之法
 式鄭氏曰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意或然也按史記
 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則是申者乃侯

爵也以其為方伯故謂申伯亦猶召公稱公而謂
 之召伯者以其為方伯也申伯既舊有申國矣復
 邑于謝以見改邑于謝所以酬其功也國語云謝
 西之九州何如注云謝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蘇
 氏云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王命召伯定功作所
 居之處登升其功使世子孫傳其社稷申伯之
 國必命召伯者欲以尊大申伯也王命申伯此章
 又言王所以告申伯封建之意言我之所以命爾
 為式於南國者因是謝邑之人而作爾土功也又
 命召伯定其土田之稅徹什一之法也公劉遷于
 豳邑而徹田為糧今申伯之改邑乎謝亦必徹其

土田蓋遷其地者必先定其井牧均其稅賦王又命傅御之臣傅御者貳王治事之臣也遷申伯之私人往於謝邑私人者申伯之家臣也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其所營之地則始作其城既作其城又作其寢廟寢廟既成則其形藐藐然而美也觀詩曰肅肅謝功召伯成之召伯其於營城邑之事為可嘉矣王氏云所以命召伯者亦以能治其土功之事也王賜申伯而遣之行則四牡躑躑然而壯鉤膺又濯濯然而光明鉤者馬婁領之鉤膺者馬之膺前有飾即周官所謂樊纓也按周官巾車金輅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

姓而乃以此錫之者孔氏云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也王遣申伯既錫申伯以四牡鉤膺又遣之而有大路之車乘駟之馬則其禮可謂有加而無已也且又告之曰我圖謀爾之居莫如謝邑之最善又賜之以大圭以為爾之寶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故以為寶賜之以介圭所謂賜之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以為魯國之寶也自古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故其建國多錫之以寶玉近已也往已王舅其保安南土乎申伯信邁言申伯信行矣於是王餞送於郟地申伯還於南則誠歸於謝王氏曰王之數留疑於行不果也此

說是也行之不果者謂今之行邁則是信邁也今之歸則是誠歸也又告之以召伯徹土田之時所至峙其糧糗所以速申伯之行也則知王之為申伯謀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申伯番番番番有功也言申伯既入于謝邑則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莫不欣喜說文嘽嘽一曰喜也徧國之人莫不喜曰女有良翰矣申伯為四國之蕃故其所至之國莫不喜其有良翰也申伯之德不亦顯乎此乃王之元舅也文武皆備而可以為表式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以見宣王之時其人才皆文武之全也申伯之德又柔惠而且直蓋柔而不直則懦

直而不惠則訐書曰直而溫蓋溫多失之不直惟直而且溫然後為全德申伯既有文武之全才今又柔惠且直此以見德之全盡也揉服此萬邦其聲聞達於四方吉甫作詩誦之其為詩甚美其風味又極其好以贈申伯矣夫所謂其詩孔碩者非謂作詩之美以其所陳之辭甚美也以贈申伯者以其辭之甚美若非申伯不足以當此也王氏曰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為美宣王宣王之美於是乎在蓋唐史臣嘗贊裴度曰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

黃曰建國封侯褒德賞功茲乃有周之家法帝王之常典春秋常事不書夫何詩人區區以是為宣王美也大抵名生於不足譽起於絕無自文武成康之紀綱文章蕩壞於厲王之手藝蕭湛露彤弓廢熄而不用封建褒賞之政不行久矣宣王中興舉而用之宜君子所以不能忘情是以宣王諸詩序者多加以能之一字則皆是意耳雖然此詩一作美申伯而已曷為以美宣王也蓋申伯有德宣王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而為是說者恐未足以盡詩人之意人之常情意得志滿之時易以自驕除患享利之日易以忘人苟

操是心則亂階基矣句踐之於范蠡德宗之於陸贄豈能於天下復平之後行封賞哉宣王不忘前日排患之心所以建賢者與之共守茲宣王所以益賢也茲又詩人之深意也夫申甫者皆宣王時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恐非也至於維嶽降神此乃詩人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餘章皆褒賞意不解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李曰孔氏曰崧高之詩皆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以見王之所使任者非獨一人

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理亦然也孔氏之說大抵流入於鑿通詩者以意逆之故能興於詩比較前後輕重沒世窮生不免為腐儒也

黃曰觀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賢序詩者宜曰美仲山甫也而乃曰美宣王何哉竊嘗論之二老之歸豈維文王之善養老也棧樸之盛豈維文王之能官人邪天下非患乎無賢而患乎棄賢雖春秋戰國之際而猶有賢人君子隱乎其間惟人君所用者非賢而賢者之功業遂不見於世唐天寶之末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之識也然則仲山甫

雖賢非宣王能用之雖百山甫猶無山甫故詩美仲山甫而序言美宣王吾益嘆作序者之深於詩也豈後世泥章句學者之所可及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李曰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故好是懿德孟子解詩於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但加一必字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但加一故字而詩之意自明孟子說詩所謂不費辭矣嘗聞前輩讀詩但以詩之本文改一二字而使學者自曉今日與諸君言無乃饒饒乎楊龜山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無非物

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
 為人君者止於仁為人臣者止於敬為人子者止
 於孝為人父者止於慈此君臣父子之則也朋友
 有信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此朋友夫婦長幼之則
 也龜山之言不亦明乎天之生此民有物必有則
 天理之常也民之秉彝不失其常道故好是懿德
 所謂賢者能勿喪爾也

黃曰責人之辭嚴頌人之辭侈今尹吉甫之美山
 甫也未言山甫之為賢為能而乃先言烝民之有
 物有則學者於此尤當深致思也詳味此數句其
 意深其言微愚於此非特知山甫之賢亦知吉甫

之不可及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之一身形色
 具存形色之中天性不外此物則之說也凡厥有
 生耳目心志莫不固有此謂有物視聽言動皆必
 有司循而行之無非天理故曰有則故孟子曰天
 之生此民也有物必有則之一字物則之說昭
 然矣人具形色之用而不循形色之天失其常心
 而賦其天性故有生之初具物則者均有生之後
 好懿德者鮮蓋放僻邪侈者皆無常心之民而賢
 者所以異於眾人者以其能勿喪耳故孟子曰民
 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故之一字好德之說昭然矣
 前輩謂孟子論詩止於本文上加二字義理自分

明信乎孟子之二字足以盡詩人之四句也噫尹吉甫之美仲山甫而先及此者以見山甫之出乎類拔乎萃也曰好是懿德云者非於物則之外有所謂懿也學者當會此理於吾心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李曰

天監有周言天之視有周之德昭明于下用

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仲山甫之為人蓋有德之人也夫天之祐有周乃生此仲山甫者蓋天祐人君莫大於生賢佐而為人君之佐助也國之祥瑞如芝草之類皆不足以為祥瑞而國之生賢乃國之大祥瑞也宣王之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監

有周生仲山甫則知嶽之降神天之生山甫其為祥瑞也大矣仲舒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是詩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蓋謂此也

黃曰

自前章言天之生民均具物則不為堯有不

為桀亡至於賢者之所以異於人者則在於秉彝之復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今日天監有周而生山甫然則天之生山甫也其亦有以異於烝民之生而非人之所可及乎蓋賢之所以為賢固由於秉彝之復然天之生賢也亦豈苟云乎哉申伯自嶽降傳說為列星故愛人君者天心也則賢佐之生

亦天心也周家之澤未泯而上天之心未忘其默相於我周家陰隲於我下民而為之生仲山甫焉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此天意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宣王所以承天意也仲舒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仲舒之言其此詩之證歟噫天為君而生賢君奉天而用賢有賢而不能用與用之而非賢是皆違天意者也違天意而能治天下吾未之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李曰 仲山甫之德此一章則總言山甫之德也其柔和嘉美而可為法則也下文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翼翼則其柔和嘉美又可見矣其容儀顏色無不令善而其心翼翼而恭敬或內或外無不盡善此山甫所以為山甫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仲山甫之有令儀則所謂動容貌者也有令色則所謂正顏色者也

黃曰 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仁剛毅木訥因性而行是仁之資也故曰近仁巧言令色彼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鮮矣仁今詩之稱山甫曰柔曰嘉曰令色柔嘉非剛毅令色非至仁詩人何取於此哉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與曰猶

穿窬云者言其無諸中而偽諸外也詩人稱山甫之柔嘉必曰維則稱山甫之令色必曰小心翼翼柔嘉本於天性而令色發於誠心此有諸中形諸外者也遐想山甫之爲人粹然其和翼然其恭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蓋涵養之所克至誠之所發見者固如此也故嘗謂令儀令色有如山甫而聖人乃斷然曰非仁者蓋慮夫色厲而內荏者之誤天下後世也前輩嘗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吁此知人所以難而吾夫子所以嚴巧言令色之戒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李曰其爲人也又式古人之典訓故能威儀是力威儀是力故能天子是若蓋能法古人之典訓則其修身者必能威儀是力能修於己者既盡矣則推之以事君者必能天子是若則以明其教令而使布施於外此以見天子是若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與自小人觀之非無令儀也非無令色也無諸內而強於外故見於外者雖曰顏色之美而其心不然矣此所謂穿窬之盜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山甫外則有令儀令色內則小心翼翼表裏如一此其所以爲賢也

子有泰山巖巖氣象張子韶謂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此愚嘗因前輩之餘論而得君子小人之氣象竊妄為之說曰君子氣象如春生小人氣象如秋殺嘗讀書見臯陶稷契伊尹周公之徒其氣象粹然如春風和氣中至讀戰國策及諸史傳見蘇秦張儀商鞅李斯之徒其氣象變詐暴戾使人觀之如在秋霜中吁君子小人之氣象信乎不可誣也烝民之詩形容仲山甫之為人其言詳其喻廣愚讀此詩四句見山甫之氣象粹然其和翼然其恭真臯陶稷契伊尹周公之徒

也自古訓是式一句觀之可以想仲山甫無一毫自用之心凡云為設施之際必則古昔稱先王其與好自用自專者大異矣以是而致君必能格人君之非心以是而為民必能道人君之德意其若天子敷明命自其至誠之心推之也雖然世固有學古而昧今通古訓而不通世務者而曰吾惟古訓是式也世又有飾惡以逢其君殘民以奉其君者而曰吾惟天子是若也詩人稱仲山甫以古訓是式天子是若而終之曰明命使賦吾見其學古而不至於泥古順君而不至於逢君此非其涵養之所充至誠之所至者能如是乎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李曰王命仲山甫宣王以山甫之賢又告之曰我以汝為百官之長而繼汝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常居是官矣為山甫者乃世其家也仲山甫出納王命為王喉舌凡王之所言者出而宣之所為者納而白之惟能為王之喉舌故其政教發於四方而四方皆應之也發者應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山甫為王喉舌而賦政于外四方其有不應乎

宣曰

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相賢邪

則百官有司皆得其人相非其人百官有司將何取則哉舜不相禹而相驩兜吾恐有鯀之徒相與都俞於虞朝成王不相周公而相管蔡吾恐武庚之徒相與板援於周行治亂之機甚可畏也惟舜相禹以為百辟之式故九官濟濟以相遜惟成王相周公以為百辟之式故多士濟濟而秉德吁其可忽哉竊嘗觀宣王承厲王板蕩之後一時賢者能者畢立於朝廷之上文武之吉甫孝友之張仲式南國則有申伯奄北國則有韓侯平淮夷則有召虎是何得人之盛如此哉非宣王能盡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蓋得仲山甫以為百辟之式焉爾繼

之曰纘戎祖考云者言其先祖父皆有大功於前
 聖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此宣王命之之意
 也竊嘗因此而論之立賢無方固不可以閥閱論
 人然賢者之後其子孫尤多賢者其後可不思繼
 祖考哉魯侯之賢周公之孫也召虎之賢召公之
 孫也故宣王命韓侯曰纘戎祖考命山甫曰纘戎
 祖考皆以其祖父之功而望之也繼之曰王躬是
 保蓋使之以其孝於祖父者而忠於其君又繼之
 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蓋使
 之以其忠於君者而推是意以及於民喉舌云者
 欲其宣人君之命於天下也自其輔翼於君佐佑

於民而言之則謂之股肱自其出納王命而言之
 則謂之喉舌惟其當出納之職而能任順民之責
 故敷于外而四方應之非如後世之所謂徒掛牆
 壁而已吁內有以輔其君外有以惠於民想其在
 朝廷則有以得君之心在邦國則足以得民之心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如周公所謂東方之人
 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吁賢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李曰肅肅王命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
 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山甫則辨而明之言山甫
 宣王命於諸侯之國諸侯之賢者則知其賢諸侯

之不賢者則知其不賢如是則可以將王命不然則徒以虛文掛牆壁而已何所補哉

黃曰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說者皆曰仲山甫將命於外諸侯之或賢或否皆能察之如所謂旌別淑慝是也愚竊以爲不然夫久官不難於能奉君之命而難於盡愛君之實王命之嚴吾能將而行之然知有君命而不知有民情國家之利害有所不知生民之休戚有所不察豈吾所謂愛君之實乎固不可如後世之奉使者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如此而曰吾能將天子之命也豈足

道哉仲山甫能以王命而宣於外而能以民情而告於君王命之肅仲山甫既能將之矣至於民情之違順仲山甫又能明之以見其推愛君之心以愛民而非阿順以媚其君也此愚之臆說未必果詩人之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李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則內以保其身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則外以致其君也宣王之命山甫續戎祖考王躬是保惟其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則可以見其保王躬矣夫惟明哲保身而不能保其君則是阿諛諂媚之人矣苟能保其君而不

能保其身則又非遠禍之道也說者乃以謂宣王撥亂之君山甫乃中興之臣千載一遇宜其密勿而無間也明哲保身之道又何足言且以高祖之於蕭何猶有械繫之辱光武之於鄧禹猶有褫龍章之辱是二者非不干載一遇而猶不免於此然後知人臣明哲保身之難也

黃曰此一章說者類曰明哲保身君子全身遠害之道也昔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後王戊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此明哲保身之君子也是故以蕭何之功而不免械繫之辱以韓信之功而不免鍾室之誅兔死狗烹鳥盡弓

藏之誚皆爲不能明哲保身之戒愚竊以爲不然夫魏鄭公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良與忠不可分而言也然而臣子之心安可求忠之名於天下後世邪吾有忠之名則天下後世得以議吾君故凡以龍逢比干自期者非人臣之得已也然則立人之朝必以明哲保身之說自期其心將曰吾君非堯舜也非禹湯文武也全身遠害之道不可不知也推是心以往則諂媚求容無所不至知爲身慮而不知爲國慮此豈仁人君子之用心邪況以宣王之明君仲山甫之賢臣其君臣之相得當密勿而無間明哲保身之道又何足言而詩人又何屑

屑以是而美之也昔臯陶以智為帝陳謨箕子以智為武王陳洪範夫知人安民之書彝倫攸敘之書皆天下之常理而必以智稱何邪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今詩人稱仲山甫之既明且哲而特曰以保其身蓋修身謹行而俾無一毫玷闕者皆知之大也斯言之玷非所以保其身也仰媿俯作非所以保其身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所謂明哲保身如此而已推此心以事君則必為事君之小心故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愚嘗觀詩人之稱

仲山甫既曰以保其身又曰王躬是保吁能保其身又能保其君此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如今全身遠害之說則豈足以知王躬之是保哉愚故詳為之辨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李曰人亦有言柔懦者則茹而食之剛強者則吐而出之維仲山甫雖柔者不茹而食雖剛者不吐而出惟其柔而不茹故能不侮矜寡惟其剛而不吐故能不畏彊禦書曰無虐瑩獨而畏高明瑩獨者人之所易侮也故其勢日以弱高明者人之所

甚憚也故其勢日以恣仲山甫之於寡弱則以為最可矜故從而恤之使各得其所至於人之所甚憚者則不畏之使之有所懲夫常人之所謂剛者但施於熒獨之人而已所謂柔者但施於高明之人而已山甫之剛柔與常人異此剛柔所以得中也

黃曰此一章說者類曰柔亦不茹不侮矜寡之喻也剛亦不吐不畏彊禦之說也愚之說則曰柔亦不茹所以不畏彊禦也剛亦不吐所以不侮矜寡也蓋此所謂剛柔者仲山甫一身之剛柔非天下剛柔之人凡物之性有失之過柔者有失之過剛

者杞柳之可以為栝棧此柔之可茹者也金石之不可得而食此剛之可吐者也是皆剛柔之偏也仲山甫之柔不至於可茹則柔非懦也剛而不至於可吐則剛而非暴也至寬而有所謂至嚴至察而有所謂至容溫而厲威而不猛此中和之德也全中和之德於一身散中和之用於天下推吾不茹之柔則柔之中有不可犯者存彊禦者吾奚畏推吾不吐之剛則剛之中有至不忍者存矜寡者吾奚侮蓋矜寡者吾所當恤而彊禦者吾之所當治如洪範所謂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困窮艱苦者莫甚於矜寡之民而肆

毒於田野橫行於州閭者皆彊禦之徒也堯之所
謂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文王之發政施仁亦曰
必先斯四者古人之治其於矜寡之窮民尤所盡
心焉故書曰無虐癘獨而畏高明蓋癘獨者人情
之所忽而高明者人情之所憚也嗟夫矜寡之民
其勢固弱矣強胥猾吏又從而重擾之則其弱甚
矣上之人苟從而抑之侮之則彼將何所告邪是
以後世之民其彊禦者日以縱而矜寡者日以甚
豪民猾吏肆其姦橫而莫敢誰何使夫細民戰戰
兢兢而猶懼不免於罪吁安得如仲山甫之賢者
以治民邪天生山甫以興周之治宣王用山甫以

福周之民吁周之民一何幸哉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

李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欲與儀匹
共圖之然獨山甫能舉而行之惜乎莫有能助之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
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烏
獲而已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況德輕如
鴻毛豈有不能舉之哉但人不舉之耳山甫能不
以世人之所忽而忽之故能舉如毛之德也然觀
宣王之時其賢臣非不多也而山甫乃能獨舉如

毛之德是當時惟山甫一人而已自山甫之外無有能舉之者此蓋詩人甚言山甫之賢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如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豈周真無遺民哉維仲山甫一人舉之豈山甫之外果無一人能舉之哉當以意逆志然後為得也王氏曰是時吉甫張仲申伯之徒皆見於詩而曰愛莫助之則以方先王莫不好德賢之衆多之時為莫助耳此所謂癡人前說夢也

黃曰嘗觀孟子之告齊王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既而又言一羽不舉為不用力

焉吁孟子者可謂巧於喻其君矣今觀尹吉甫之美山甫也亦何其巧於形容歟德輶如毛至輕而易舉也而民鮮有能舉之者擬之於其倫度之於其衆然後知能舉者惟仲山甫一人而已夫德之輕喻於鴻毛似易舉而民鮮克舉之則又似於難舉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患不為耳天下之事惟不忽於小故能成其大卷石之積可以至於華嶽撮土之多可以極於持載舜之為舜固不可及也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夫一言行之善德之至微也而舜有不能自己者是以中庸稱舜之大智而必曰好察邇言夫邇言者

常人之所甚忽也而舜必察之茲舜之所以為大也是故細行之不矜則大德之累也小善之不為則眾美之銷也忽乎其小者則安能成其大者哉如毛之德非不易舉而民不能舉之其患蓋生於有所忽也仲山甫維不忽人之所共忽故能舉人之所不能舉此尹吉甫所以工其辭以形容之歟繼之曰愛莫助之此詩人自言之辭也說者謂詩人言仲山甫之賢如此惜乎莫有能助之者此其說為不通愚以為人情之於人既愛之則必有以助之故助其所不足以成其所至足此所以見其愛之之深也詩人言仲山甫之賢能舉人之所不

能舉則其德無所不足矣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吾於仲山甫惟能愛之而莫能助之非不助之難雖欲助之而莫容助也夫助者生於有所不足彼善戰而吾濟之以文彼善諫而吾濟之以直此有待於助者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此不容於助者也知此則知愛莫助之之說

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

李曰衮職人君也人君之衣衮冕故言人君也言

君之有過維仲山甫能補之蘇黃門曰有過天下莫敢言山甫獨能補之此以見山甫能舉德也

黃曰此二句蓋得微而顯隱而彰之義夫衮冕天

子之服也此章但言宣王有過維山甫能補之然
不曰宣王而曰袞職此微辭也蓋證父之過不足
以爲直揚君之過不足以爲忠美山甫之賢而斥
宣王之有過吾於詩人奚取哉此尹吉甫所以微
其辭於袞職而隱其意於有闕之言也嗚呼仲山
甫者蓋孟子所謂能格君心之非者也人臣之事
君當有以格其心術之微人君苟有一念之過吾
當有以正之於未萌以全於無過之地不待其過
之已彰而後言之也故曰維仲山甫補之補之云
者補其闕而使之無闕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夫无咎者無所過失之謂也既曰無過而又曰善

補過豈非善補乃所以無過歟此仲山甫之所以
爲仲山甫而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也宣王之
時在朝之賢臣非不多而能格君心之非者維仲
山甫一人而已想其庭燎之箴已諄諄於宣王方
勤之時鶴鳴之誨尤致意於任賢使能之際嗚呼
當其未有之時而已思以箴之誨之此所以能補
其闕而使之無闕也爲人臣者如仲山甫可以無
媿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
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李曰 仲山甫出祖言仲山甫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故其所乘之馬則業業然而高大所從之征夫則捷捷然而敏速既有業業之四牡又有捷捷之征夫宜其不及於事為憂山甫之心猶恐無所及於事山甫之為國可知矣山甫徂齊如此足以知其奉使以將王命其所以盡心者未嘗不盡其忠也山甫既行而四牡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乃王命山甫往築城於東方之國也山甫往城彼東方其所乘之馬又駉駉然而壯健八鸞之聲又喈喈然而和鳴山甫乘此馬而徂齊而周人則欲

其速歸也昔周公之居東東方之人則欲其留西方之人則欲其歸今山甫之徂齊而周人則欲其速歸其亦庶幾於周公矣

黃曰 禮以義起詩以情起禮之詳於義物者辨其名詩之詳於義物者寓其意故其樂是人之賢也則亦樂稱其車馬之盛衣服之美重復而不厭今觀詩人之稱山甫既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又曰四牡駉駉八鸞喈喈一意而三及之一辭而三嘆之夫豈有異義蓋曰仲山甫之適齊也將行而為祖道之祭其四牡之馬如其盛征夫之眾如其敏八鸞之聲如其其

和則仲山甫之所以為山甫者可知矣雖然是亦未足以形容山甫之賢而詩人之意亦不止於是也愚謂先一章之意不在於四牡征夫而在於每懷靡及之一句其次章之意不在於四牡彭彭八鸞鏘鏘而在於城彼東方之一句末章之意不在於四牡騤騤八鸞喈喈而在於式遄其歸之一句諸儒講解徒紛紛於四牡八鸞之說彭彭業業鏘鏘喈喈之辨而詩人之意則反畧之焉愚故詳及之夫每懷靡及云者言仲山甫之賢愈不自足也人之常情位高者好自矜德盛者好自大如毛之德維仲山甫舉之袞職有闕維山甫補之山甫之

賢非人之所可及而山甫之心常慊焉若有所不及焉則其涵養之所至為何如此詩人之所以樂稱之而不已也昔文王作皇皇者華之詩以遣使臣而切切然為每懷靡及之戒若山甫者非特無媿於先王之責抑亦無媿於遣使之意矣城彼東方云者先儒以為築城於齊以禦東夷此說非也國有人焉則金城不足喻人苟賢焉則金城不足比仲山甫之德足以蕃宣其國扞芘其民故仲山甫祖齊所以為衛齊此詩人所以深美其德之盛也昔文王作出車之詩以命南仲而惓惓於城彼朔方之言若仲山甫者非特無負於宣王之命而

四百廿七
亦無媿於文王命南仲之意矣式遄其歸云者此
又見當時之人其所以愛仲山甫者深矣遠之有
望近之不厭者所以為盛德之至也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者所以為微子之賢也人之所為有以得
乎人之心而使人皆有愛之不能自己之意則其
為人也可想而見之仲山甫之將徂齊而人有城
彼東方之喜仲山甫之既徂齊而人有式遄其歸
之望是人也居則人愛之去則人思之如周公居
東而當時之人皆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
兮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吁是果何
以得此於人哉仲山甫之所以為仲山甫者吾於

周公見之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李曰吉甫作詩而誦之其詩感人之情性和穆如
清風而仲山甫多所思故作此詩以少安其心也
穆如清風所以慰其心也謝道韞嘗謂此四句為
最隹不可不詳味之蘇黃門以為山甫之德詩人
之言有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此與胡廣趙戒何異終則曰人亦有
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此與汲黯朱雲何異趙戒胡廣則陷於諂汲
黯朱雲則陷於狂山甫之為人內剛外柔非諂非

狂所以為王者之佐剛柔具備亦如申伯文武之是憲不如是不足為全德也

黃曰古今之作詩未嘗自著其名也自言其名者或有之未嘗自夸其美也如曰是用作歌之類豈自誇其名乎如曰家父作頌以究王醜而已豈自誇其美乎愚讀崧高烝民二詩末章而獨有疑焉夫吉甫作詩以美申伯至其末章曰吉甫作誦其風肆好詩人以美仲山甫至其末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自著其名自誇其美吉甫果何為哉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之用心豈若是其淺邪天下之事言者無愧則公言之受者無愧則安受

之故作詩以美人者其言易以誇以仲山甫之賢而吉甫作詩以形容之吉甫言之而無過辭山甫當之而無愧色雖暴之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議者此所以自言而無所隱也六月之詩其末章形容吉甫飲御諸友而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明曰張仲孝友云者所以見其一時勿儕皆當世賢者故此詩明曰吉甫作誦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其意微矣故詳及之

許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李曰孔氏云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一章是也是以錫命分為二也觀春秋書錫

命者三皆曰來錫公命不當分為二也此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故謂能錫命諸侯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受何以為能錫命乎

黃曰人君之於天下予奪自我賞罰自我錫命諸侯人君之職春秋之際王室既微矣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當

王室衰微之際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猶能錫命諸侯今詩獨以是美宣王此而可美則春秋書錫命三亦皆可美邪是不然詩人美宣王之錫命而必曰能云者其微意有在也春秋之所書者皆譏也譏者何譏其錫之非人予之非禮而非所謂能也棧樸之詩曰文王能官人也夫人主以官人為能則官人者固人主之職而何獨於文王稱之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惟其有知人之明而後官人不失其為能予之者公天下而予之受之者公天下而受之予之者無慊受之者無愧夫是之謂能采菽之刺幽王曰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幽王非

不能錫命也錫命而非禮則猶不能錫命也故瞻
彼洛矣之詩亦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吁詩人之意亦明矣爵命諸侯人君所同也
賞非其善罰非其惡則亦何足爲人君之能事哉
韓奕之詩序言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其詩乃曰王
錫韓侯曰韓侯受命蓋以其所錫者韓侯非妄錫
也上之人非妄錫下之人非妄受其曰能也固宜
不然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
虔爲諸侯是亦錫命諸侯也而奚獨宣王能之此
一字之旨序詩者之意存

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
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衡
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幘鞞革金厄韓侯出祖
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
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
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于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
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
甫麇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

嘗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靈王錫韓侯其追其豹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貫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李曰奕奕梁山韓之鎮也禹貢治梁及岐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晉望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孫炎注曰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此所謂韓者非韓趙魏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邗晉應韓也其後為晉所滅焉奕奕大也梁山之地其高大如此自洪水既平之後惟禹以丘甸之法而為貢賦則禹之功謂大矣其後韓侯能顯明其道以繼禹之功則

韓侯之功

矣有倬其道言顯其道也禹自洪水既平之後九州之地無不甸之獨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亦如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主南山而言也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亦猶信南山所謂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是也王氏則以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為一意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為一意當且從毛鄭之說夫韓侯受命虔固恭敬爾之位朕命不可改易矣然當征不庭之方以佐汝君也宣王命仲山甫曰纘戎祖考今命韓侯亦曰纘戎祖考豈宣王之時官人以世邪但以山甫之德足以繼其祖考韓侯之功亦足

以繼其祖考故宣王命之世其位非是宣王官人
 以世也四牡奕奕上章旣言宣王命韓侯爲伯矣
 此章則又言宣王所錫之禮盡其厚也四牡之馬
 其形甚長而高大韓侯乘之以朝於王旣至於京
 師則進其國之所有而入覲于王按覲禮侯氏入
 門右坐奠圭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之所有
 故韓侯獻之以介圭以其國之所有也鄭康成曰
 黑水西河其進瓊琳琅玕介圭者韓侯所有也王
 錫韓侯以旂之善者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
 漆箬爲車蔽錯置文彩爲車之衡所以養其目
 也又錫身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

履配以赤色之爲鉤膺即上文鉤膺濯濯也馬則
 有金鉤之飾其膺又有美飾又以鏤金加馬面之
 錫鞞革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鞞鞞中也以
 革施於鞞中以爲幘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其鞞
 鞞皮爲轡首之革夫以韓侯入覲盡其諸侯述職
 之道宣王錫之以命又盡乎天子賞功之道如春
 秋書錫命者皆非諸侯親至京師而天子錫之皆
 其遣使以錫也其遣使以錫之固非禮矣而又所
 錫者皆不當其功何足以爲錫命乎王使召伯廖
 賜齊桓公命齊桓公雖曰有功亦未嘗朝於京師
 故遣使以錫之也晉文公于踐土召王而天王錫

文公命雖曰朝王亦非朝于京師也惟朝于京師而錫之以命然後為得禮之正也韓侯出祖此則言既朝于京師而韓侯出京師之門而為祖道之祭及出宿于屠而王又使卿士送之以酒百壺其穀則有火熟之鼈中膾鮮魚其菜則有筍蒲而所乘之馬則又有大路之車邊豆行列且然而甚多凡諸侯之在京師者皆來相與燕所以待韓侯也方韓侯之來也王有以錫之而錫之如此之厚及其去也又有以餞之而餞之又如此之厚則宣王之所以待韓侯者可謂至矣韓侯取妻此則言韓侯之取妻又有可美之事也康成曰汾王厲王也

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故詩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卿士之子言其族尊貴也亦猶碩人之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皆言族之大也韓侯既親迎於蹶父之里其百兩則彭彭其八鸞則鏘鏘而其禮豈不光明乎諸娣從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以女媵之而其他國諸娣從之祁祁然如雲之衆多韓侯因而觀之見其燦爛盈於蹶里之門也鵲巢之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今韓侯之取妻百兩彭彭亦如鵲巢所謂百兩御之也鵲巢又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居之者則是諸娣從之也今此諸娣從

之爛其盈門是亦所謂維鳩居之也然韓侯之取妻未必受命之後方可取妻蓋詩人言其可美之事故兼言之耳蹶父孔武此章則言蹶父為韓侯擇對既得韓侯之賢又得韓國之善地也言蹶父之為人甚武健為王之使其車轍馬跡環轍天下為韓姑相其居莫如韓國之最樂者則以川澤則訐訐然而大魴鱖則甫甫然而大麀鹿則嘖嘖然而至眾又有熊羆貓虎此言韓國之富饒如此蹶父善韓之地如此故使韓姑嫁而居之韓姑則安之而又有譽焉以見韓姑之盡其婦道也溥彼韓城此一章大抵言韓侯得賢女為助益見其光顯也

王氏云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此蓋言汾王之時為諸侯之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而擇樂國之顯君哉雖其辭之多而其實曲說也言韓城之大燕安之時眾民之所築完其來久矣以韓侯先祖受命為侯伯者則因是百蠻故命其祖為侯伯今又命韓侯為侯伯因是追貊其追其貊即上文因是百蠻之意統理北方之國因而為伯焉觀上文言王親命之續我祖考則所謂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為伯即續我祖考也高築其城浚深其壑畝以定其田藉以定其稅蠻夷之遠則又各獻其所有之物

子厚
毛詩李黃集解卷三十五
三十一
豹皮與夫赤豹黃羆皆四夷所獻之物也說文曰
豹屬出於蠻國宣王之時式是南邦則有申伯
焉奄受北國則有韓侯焉是南方之國以申為侯
北方之國以韓為侯則方國可謂得人矣韓侯為
方伯而使戎狄之人獻其所有此豈有力以強服
之哉其視齊桓公召陵之盟晉文公城濮之戰不
足道也

黃曰詩人之美是人也或言其事以實之或言其
地以記之太山魯之望也故頌魯者曰太山巖巖
魯邦所瞻南山周之原也故歌周王者曰信彼南
山維畇畇之梁山韓之鎮也故美韓侯者曰奕奕

梁山維畇畇之書言禹治梁及岐春秋時梁山崩
則梁山亦天下之望山也而其地在於韓今同州
彭城縣之地也詩人言梁山之地奕奕然其大也
維畇畇之六十四井為畇畇方八里居一成之中
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禹之功可謂著矣
昔者禹之功著於此今也韓侯之功著於此故繼
之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氏以奕奕梁山維畇
畇之有倬其道為一意以韓侯受命屬下文為一
意思恐不然自王親命之至於此以佐我辟皆形
容宣王命之之辭也宣王之待韓侯也至而望韓
侯也亦至方其命之也必親及其責之也必詳曰

王親命之以見其眷之之深且至也曰纘戎祖考
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言其先祖父皆有
大功於王室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爾欲繼
乃祖乃父之業當無廢朕之命也韓侯而聞斯言
固當不忘其祖尤當不忘其君其敢有自怠自忽
之心哉盡乃心勤乃職韓侯之所當然也苟有一
豪自怠自忽之心非惟有負於其君亦有戾於乃
祖乃父矣繼之曰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噫王之命韓侯也示之以不貳之心而勉其不已
之意蓋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
苟且以自安持祿保位以自全孰肯以愛君憂國

爲心哉宣王之命韓侯以爲朕之命旣不易矣乃
當盡乃心勉乃力四方之有不順軌者爾當正之
以佐爾君也吁以宣王之明以韓侯之賢其君臣
之情相得而無間周道粲然復興蓋有自來矣故
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六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泚泚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
 土心載寧江漢之訐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二疾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
 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
 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

通志

今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李曰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遙想是時淮水之夷必侵中國宣王能興衰撥亂然後命召公十之也孔氏曰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也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公所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陳少南亦曰以地勢考之江漢之澣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是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一非聯接之地矣以此觀之則此所謂淮夷者指淮南之夷也常武魯頌所謂淮夷者淮北之夷也

江漢浮浮蘇氏云水盛貌滔滔蘇氏云順流貌江漢之水浮浮而盛所往淮夷之武夫順流而下非敢安也非敢遊也惟求服淮夷而已以見三軍用命如此王氏則以江漢浮浮譬廣而流行非也夫江漢浮浮者非是取譬蓋因武夫渡淮故以為言也亦猶新臺之詩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是因宣公築臺故以河水瀾瀾為言非是以河水取譬也武夫所以出征伐之車又張師帥之旗非敢自安也非敢自寬舒也但以淮夷未服為病耳鋪病也武夫之所征伐涉江漢之上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其與高克之將兵河上乎翱翔河上乎逍遙異矣

江漢湯湯者大也洗洗武貌有洗有潰是亦武貌
 江漢之大而武夫皆壯勇經營四方其有不服者
 則從而伐之既服矣然後以其成功而告于
 王鄭氏以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
 之叛國從而伐之蘇氏以淮夷既平遂經營傍國
 告成功于王王氏之說亦類此竊以三說為不然
 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下云式辟四方是
 亦經營夷狄乃云四方者亦如後世征伐夷狄則
 曰有事於四方夷狄耳四方當以淮夷為言四方
 既平則王國必定矣王國既定則於是無有戰爭
 之心而宣王之心亦可以安寧矣觀此則知宣王

之心在於安天下其戰爭誠出於不得已亦可以
 見召伯能奉王之心而能盡其職位也正觀中伐
 龜茲克之帝謂羣臣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上城
 竹馬童兒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賀遷有無
 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
 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太宗所謂四
 海寧一帝王樂也其何以異於宣王之心載寧哉
 然太宗好名故其戰也爭區區之名非有意於安
 天下也宣王之心其戰爭出於不得已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然後王心載寧則宣王之心
 異於太宗之心也江漢之訥鄭氏曰王於江漢之

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四方夫所謂江漢之
濟非是宣王親渡江漢也但因上文言江漢故曰
江漢之濟亦猶伐木之詩言伐木於于特因上文
而言故也召虎乃王親命之以開闢四方遂定我
疆土行周人之法我以兵伐淮夷非病之也亦非
急之也但欲王國來至也召公之用兵非欲其病
非欲其急其仁義之師乎疆土既平矣於是于疆
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吉甫之
伐玁狁至于太原召公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文
武境土恢復可知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旬說文
曰徧也十日為旬則旬訓徧明甚宣王命召虎徧

宣其政教不徒使之從事於武功也因言康公之
事而訓告之昔我文王武王受命爾之祖召康公
實為藩翰之臣爾今無以我為小子不足與有為
汝當繼汝召康公之功也有文武之君必有文武
之臣我之德雖不及於文武爾當繼爾祖之功此
乃宣王之謙辭也爾當開啟其功我則錫予之福
人君之命臣多言祖考之事以戒之宣王命韓侯
既告之纘我祖考今命召公亦以祖考訓之蓋欲
世其家也釐爾圭瓚釐錫也秬鬯黑黍酒也卣樽
也未祭則以秬鬯納於卣中既祭之時則以秬鬯
納於彝中此錫命者則未祭之時納於卣中言王

命召虎錫之以圭瓚又錫之以酒以告爾之先祖
爾之先祖乃文德之人也猶以為未又錫之山川
土田爾祖自文武受爵自召康公以來已如此久
矣召虎拜手稽首以受其恩無以為報但曰天子
萬年蓋祝君以壽自古人臣之常情也虎拜稽首
以稱揚王之休美為召康公對成王命之言告宣
王曰天子享萬年之壽又言天子之所以明明而
稱譽無窮者由是施文德以和洽四國也宣王命
召虎以為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告之以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是使其繼召公之業也召虎乃拜手
稽首作召公考是能知繼其召公也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乃召康公之所以
能輔其君而召虎因宣王命遂舉召康公之言以
尊宣王也自古人君有戰功則蹀然有自滿之心
而謂天下莫已若秦皇漢武是也大臣之有戰功
則志滿意得遂有玩忽之意若臧宮馬武是也宣
王之命召虎乃曰來旬來宣是不以武功為事矣
而召公則告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臣不
以黷武為事矣君臣相勉如此其視臧陶之賡歌
不相遠矣

黃曰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
之時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為邀功特以淮夷

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若夫淮南淮此之辨先儒論之詳矣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

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李曰常武之詩詩中本無常武二字詩序乃名常武亦猶雨無正般賚之詩皆無其字乃以為詩名也序詩者因釋其所以命名之旨其曰常者有常德也武者立武事也常德者本也立武者末也苟能盡其本則其心在於愛民有愛民之心則見於征伐無非愛民也苟無其本則窮兵黷武無所不

至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序此詩者最有功焉
 若不以是而訓釋之是使後世窮兵黷武必以常
 武為口實如秦皇之窮兵黷武是以戰為常也其
 德不常也湯武非不用兵也寇亂既平則休兵解
 甲不復以武功為事是以德為常非以武為常也
 召穆公以宣王能討平四方乃作此詩以美之又
 因以為戒恐宣王驕心一生用兵不已故爾所謂
 戒者亦猶庭燎之詩因以箴之終南之詩戒襄公
 也方宣王之命召虎也召虎告之以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其所以告其君者以其矢文德而其為此
 詩又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召公之戒君可謂深

矣赫赫明明赫赫盛也明明著也言赫赫明明王
 命卿士南仲大祖以其官則大師以其人則皇父
 此皇父異於十月之交所謂皇父也然十月之交
 曰皇父卿士此詩曰王命卿士下文曰大師皇父
 均為卿士疑為一人也然十月之交所言者乃皇
 父姦邪此詩所言者乃皇父之得人也非是一人
 也王命南仲薄伐玁狁今詩人稱之曰王命卿士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能繼南仲之功矣則是世
 其家也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
 也十月之交皇父不能繼其祖業矣今皇父既受
 宣王之命則整我六師脩其兵戎敬之而不敢慢

四百卅五
戒之而不敢忘則以肅肅王命不敢失墜故耳然
所以奉王命者則欲惠此南國也夫興師以伐人
之國則當推之以仁愛之道易之師象曰地中有
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興師者疑若害民而乃
容民疑若暴衆而乃畜衆皇父所以推恩於南國
者以其仁義之師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上章
既命南仲爲元帥矣此章則又命程伯休父爲司
馬也楚語云重黎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
後也當宣王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是程
伯休父嘗爲司馬也孔氏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此言戒我師旅則是司馬之事也王謂尹氏則是

使尹氏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也宣王之時姓尹者
必是尹吉甫既使程伯休父爲司馬其六師之左
右則陳其行列而又戒勅其師旅循彼淮浦之傍
省視此徐之土其有叛逆則從而誅之又戒之不
久留也不久處也當使三農就緒恐久留於此則
三農不得就緒也毛氏以爲立三有事之臣蓋以
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故以三事爲三卿不如鄭氏
以爲三農周官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
三農平地山澤也三事者乃三農之事也湯之伐
桀也耕者不變然後可以見其仁義之師今宣王
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三事就緒亦可以見仁

留卅五
義之師也當春秋之時諸侯交戰爭地惟欲芟夷
我農功而已祭伯取成周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鄙人藉稻如此之類惟恐農功之不傷也較之宣
王命程伯休父安能無愧乎赫赫業業王師之行
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其有威嚴乎乃天子也
以見天子之軍可畏也如此然後王之軍安而行
日行三十里保安也作行也言其徐行也說文
曰繫糾也非急也非緩也王之軍徐行非急非緩
徐方已絡繹相繼而騷動矣江漢之詩曰匪安匪
遊此詩乃曰匪紹匪遊蓋江漢匪安匪遊者以言
將士用命也此詩言匪紹匪遊者言王師但是徐

行而徐方已震驚其言各有所主徐方震驚如雷
之發聲如霆之奮怒而敵人無不驚怖也此詩先
言淮浦又言徐土此章則先言徐方既而又言淮
濱又言徐國則知宣王出師先征淮夷後征徐國
也此章但言徐方則知宣王之兵及淮而未及徐
方而徐方已震驚也王師之至如破竹之勢迎刃
而解之宣王之征淮夷而徐方震驚此以見先聲
也次章則言征淮五章則言征徐末章則言徐方
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宣王之奮威武如天之震
雷如人之勃怒又命召虎進而前行望之者如虢
虎之威說文曰闕望也淮夷之人望如虢虎則已

足以破敵人之膽矣以兵而屯於淮水之傍而執其醜虜淮夷舊所侵略之地今則截而正之此乃王師之所在也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嘽嘽盛也王師之盛如鳥之飛如鷙之翰如江漢之不可犯也如山之苞而不可動也如川之流而不可遏也縣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王師之至敵人皆不可得而測既不可得而測又安能克之哉大征徐國而戰必勝矣此足以見善形容王師之強如此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宣王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是有必勝之道焉而又王師之強如此焉往而不勝哉以武王伐紂之罪宜其無不勝也又

有太公之鷹揚豈有師之不勝者乎今宣王之伐淮夷所以問淮夷之罪而又王奮厥武如震如怒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宜其師之必勝也王猶允塞猶謀也允信也塞實也王之謀猷皆本於信實非譎詐之兵也如晉文公之伐原非無信也所謂信者出於勉強而已城濮之役未免用詐謀以勝楚觀其晉師偽遁則知其尚詐也推宣王之用兵謀本於信實非譎詐之兵此淮夷徐方之所以無不服也上章言赫赫業業有嚴天子是王師從天而下以來徐方也今者但言徐方既來則是未嘗經戰陳而徐方自服也古人所謂善戰者

不陳其在於此徐方既服矣此言宣王之功宣王命南仲為元帥程伯休父為司馬其所取勝雖曰南仲之功原其所本乃天子之功也魏文侯命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乃君之功也夫軍將克敵者雖曰將臣之功其所以任將者又在於天子之功也四方皆無事矣而徐方又皆來寧來王徐方之人無有回邪王於是班師振旅而歸也宣王所以征徐方者以其不服故也今徐方既服宣王乃班師振旅而歸使宣王必欲犁其庭埽其穴然後有以快其志安在其為仁義之師邪

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足以見宣王無黷武之心也莊公之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秋師還春秋書秋還則是譏其師久而後歸也今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足見宣王與春秋所書異矣黃曰將順正救臣子之大義也而二者之辭不可以併致曷為而不可以併致也蓋美之之辭幾乎溢戒之之辭幾乎訐美之之辭不可以為戒猶戒之不可以為美也吁為是說者是未可言於明良際遇之朝精神會聚之日惟夫君臣同心一孚一契言之者以意達聽之者以心會固知其美中之戒戒中之美在臣無費辭在君無虛受茲穆

公常武之作所以因美而有戒於宣王焉且穆公
 曷為而美宣王也復土宇於交侵之餘振威德於
 衰陵之後茲而不美則失夫將順之義矣又曷為
 而有戒也席既勝之勢者未常無恃勝之心居莫
 大之功者不能無好大之患茲而不戒則失夫正
 救之義矣二者不可偏廢則合二意於一詩之中
 進六章於冕旒之下使吾君且慰且警且喜且愕
 弛張闔闢之妙盡於四十八言之中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穆公常武之義盡之矣故既敬既
 威而惠民之意已形使宣王味斯言也則前日平
 淮之師非喜功也所以惠民也今日其可忘夫惠

民之德而不以黷武為戒乎不留不處而息民之
 意已寓使宣王詠此言也則前日平淮之師非黷
 武也所以息民也今日其可忘夫息民之德而不
 以喜功為戒乎其曰徐方來同其又曰王曰還歸
 則一詩之義又顯矣是知所謂常德者惠民息民
 不窮兵之謂也武事之所由立也所謂可戒者反
 是而美之者則為敗德也吁穆公之意微矣若夫
 三章四章五章以言其德威之著而徐方為之震
 攝以言其軍陣之銳而徐方無所取侮茲又詩人
 推美之辭以形容其武事之備云耳誠非張其氣
 以啓其無厭之心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瞻叩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叩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孟賊孟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

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感涕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李曰文武之業至厲王大壞故蕩之詩召穆公傷周室之大壞宣王中興則文武之業復修矣至幽王而復大壞此瞻叩之詩凡伯所以刺幽王大壞也顏真卿嘗曰朝廷豈可再破壞邪今厲王既壞之於前而幽王復壞之於後則文武之業所存者無幾矣可不痛哉毛鄭皆以昊天為斥王其說多如此如板之詩曰上帝板板蕩之詩曰蕩蕩上帝皆是言天毛鄭皆以為言王經之說本不如是毛

鄭自生風波也詩人之意謂仰視昊天胡不愛我
民也民之不安其居甚久矣天猶降大厲以禍之
邦國靡有安定而士民又皆疲瘵貪吏肆行如蠹
賊之害苗無有極止禁網之設如網罟之罩而無
有瘳愈夷乎也屆極也瘳愈也凡此皆幽王自爲
之也而民乃告之於天者蓋民之怨幽王無所告
訴故但歸於天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此章則言
幽王取予無常維婦言是用也人之有土田非所當
有而有之而幽王則有之人之有民人非所當奪而女
覆奪之而幽王則奪之夫非所當有而有之盜也
今幽王不當有而有之不當奪而奪之其所以異

於寇攘盜賊者幾希無罪者則當脫之而乃收之
有罪者則當收之而乃脫之刑罰倒置一至於此
正小雅所謂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
以鋪是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者謂士大夫有才
智者則可以興國家也故謂之成城婦人之有才
智者則爲國家之害故謂之傾城如唐之李勣賢
於長城遠矣則是其人可以爲國家之藩翰所以
謂之成城也至於婦人則無用於才智苟有才智
則必爲國家之害如紂之妲己周之褒姒漢之呂
后唐之武后皆婦人中才智之過人者也而反爲
國家之害凡幽王之所以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

人舍此有罪而收無罪者皆信用婦人之言也觀
 幽王之寵褒妲也褒妲不好笑幽王欲其笑多方
 故不笑為舉烽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妲乃大笑其
 後數舉烽燧諸侯不信當幽王也詩舉烽燧則諸
 侯皆至一為褒妲所惑數舉烽燧而諸侯不至卒
 為犬戎所殺幽王之於褒妲惟欲其笑如此則其
 它可知矣懿厥哲婦鄭氏以懿為有所傷痛之聲
 不如漢谷永亦舉此顏師古註曰懿美也言幽王
 以哲婦為美此說勝於鄭氏幽王但以哲婦為美
 而不知反為惡鴟惡聲鳥也婦人之多言乃為禍
 亂之階其禍亂之作非天降之也乃生於婦人而

已幽王之為人其教之誨之則藐然不聽其所聽
 者惟婦人寺人而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
 教覆用為虐蓋其所為教誨也則反以為虐至於
 婦人寺人之言豈復有愛國之心哉幽王乃從而
 聽之必其中有所惑也以齊桓公之賢而聽於寺
 人貂之謀況幽王乎鞫人忮忮害也忮變也婦
 人之窮其忮忮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
 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言婦人所為如
 此乃其不得中也而自言則曰豈曰不得中乎使
 其果得中胡為而惡如此之極哉蓋小人之當國
 也敗國亡家亦必以為非已之罪桑柔之詩曰雖

曰匪予既作爾歌幽王信用哲婦亦自謂非己之不中也是皆歸其過於他人而不知致此禍者果誰生之邪論商賈三倍之利則小人之所覬覦也豈君子之覬覦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為君子者無與於商賈之事亦如婦人無與於公家之事婦人惟蠶織之事而已公家之事吾何與焉君子之所喻者惟義而已義之外何所與焉休其蠶織而與公家之事是如君子之言及於商賈之事也卷耳之詩曰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夫求賢審

官乃闡外之事也后妃之事乃闡內之事也后妃有進賢之志豈以是與公事乎蓋但有其志耳公事非所與焉故序詩者以為后妃之志也今婦人所與者非如卷耳所言不過共用小人以誤國耳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言天何以責王乎神何其不福王乎禍亂之來王何不推其所由哉戎狄之被甲為害當念而不念君子則不當忌而忌王之好惡可知矣天下念我周家降於不祥王不能恐懼修省以荅天意王之所以為威儀者乃為不善何以轉禍為福哉十月之交言日有食之則為災甚矣又云燿燿震雷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

深谷爲陵所謂不祥莫甚於此自幽王觀之無復
有畏懼之心此其所以至於亡也幽王不畏天變
故賢者皆逃亡而去賢者既去則邦國殄瘁矣天
之降罔維其優矣優毛氏以爲渥蓋天之降災罔
其優渥如此言其多也賢者又逃亡而去此心之
所以憂也維其幾矣幾近也言天之降災罔將及
我矣而賢者又去此心安得不悲乎觴沸檻泉維
其深矣觴沸泉出貌檻泉湧出也泉之出也必有
其源禍亂之來亦必有自我心之憂其來久矣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因自嘆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蓋皆傷已之遭亂不能免也王氏曰昊天之神視

人藐藐無所私親言天之甚遠而難親人君所以
奉天者必思有以鞏固其位今幽王不能鞏固其
位是不能奉天也爾之所爲苟無忝於祖宗則乃
救於爾之子孫也人君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
繼其祖宗下焉有以救其子孫幽王何憚不爲乎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
我邦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

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䟽斯
糶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
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
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李曰此詩謂之召旻者毛氏以為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也蘇黃門以為首章言旻天卒章
言召公故謂之召旻召旻特別於小旻耳毛氏以
為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衍說也其論
為當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天之威急矣而厚降喪
亡之禍病民以饑饉使民盡至於流亡我居中國

也圍邊陲也皆廢而不治以見普天之下無不受
其禍也小旻之詩亦曰旻天疾威鄭氏則以旻天
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此之言旻天疾威而鄭
氏亦以旻天為王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夫所
謂旻天疾威者均是言天之威耳豈以小旻之言
則謂之天疾王者而此詩所言則以天為王邪豈
以小旻之詩則謂疾其以刑罰威恐萬民此則謂
之急行暴虐邪此皆鄭氏之失也言天降此罪以
網羅天下而小人皆如蝨賊之害用事於內自註
潰也天降罪罟即上篇所謂罪罟不收也蝨賊內
註即上篇所謂蝨賊蝨疾靡有夷屆也天降罪罟

四百廿五
遂使小人用事於內昏椽闞人也無肯恭敬於職
事而皆潰潰然回邪謀亂我國家也靖謀也夷亂
也前詩言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詩又曰昏椽靡
共則是幽王以闞人用事可知矣孔氏曰闞者防
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昏於善惡以其少小
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
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床第探知主
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
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迷罔視聽因惑
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
之國之滅亡多由乎此故詩人責王遠賢而近刑

闞之人也孔氏之言亦可謂盡小人之情狀矣孔
氏又曰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
道也此言則非也以闞宦之徒豈有愛國之心哉
謂原其本心不欲滅國則非也凡闞宦用事即是
天降其罪畧如十月之交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瞻卬之詩曰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今
此言天降罪畧亦以小人用事惟是幽王之失無
可奈何故歸之於天也臯臯訛訛臯臯毛氏以謂
頑不知道訛訛謂窳不供事言小人如此也小人
肆行自不知其玷夫以婦人用事則不自以為不
中小人用事則不自知其過正所謂皇父孔聖也

少分廿六
王生
為君子者則兢兢業業而恐懼其不寧甚久而其所以如此者以我將退而難保其位也自古亂亡之國君子多至於恐懼小人則惟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如彼歲旱此則言危亂之甚如此如大旱之歲草木不得潰茂又如水中之浮草泛泛乘流不知其所止故我相視此鄰無不潰亂則知是其必亂之道故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此二句說者多異同大抵言昔之富不如今時今之病不如昔時所謂茲者安可以為昔邪竊嘗語此二句但是言昔者富實未有如是今之困病亦未有如是也夫不如古之富實亦未

有如今之困病古者盛時萬民無不富足無有困乏故曰古之富未有如是今則自中國以至夷狄無有不受其禍故曰今之病亦未有如此小人當食蔬而乃食精糲以見小人而食君子之祿也小人而食君子之祿小人胡不自避而退而使賢者得進而乃復主禍亂之事而日滋日長也引者長也如所謂日引月長是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水之涯也池之竭矣則外無所入泉之所竭則內無所出以譬幽王外而夷狄內而中國內外皆受其禍其害大矣其禍甚大而小人又主此禍亂之事日以洪大豈不災及我躬乎昔先王受命此章

言土地之削也節南山之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則其土地日削可知也故言文武之世如召公者日開國百里今也日反感國百里向者日開國百里今也日感國百里則是古之土地比今之土地不啻數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者不能尚舊德之臣以見當時非無賢臣但幽王不能信而用之耳自古至亂之世未嘗無賢如秦之末豈天下無賢哉使天下無才則蕭何何以佐漢而興邪隋之末豈天下無賢哉使天下無才則房杜何以佐唐而興邪但患人君不能用賢耳故此詩所以追思先王之時有如

召公日開國百里今之人雖有舊臣而幽王不能自用也蘇氏曰開國以禮感國亦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擾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潛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此言得之矣所謂日開國百里非用其兵甲也周公用於周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歸其侵疆所謂開國者初無事於甲兵也如必以甲兵而開國則王翦之徒皆能之矣何必召公後代之人多假詩書以爲姦不可不辨也

黃曰瞻卬召旻之詩李迂仲之說當矣

李邁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李邁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七

三頌

黃曰詩之有頌何也盛德不居成功不有以告天地以報祖宗豈直大其事俊其辭以誇當年耀來世而為是美觀哉周之有頌人以為作於成周太和之時而不知其始於文武積累之日自文武積累而至成王自風極而至於頌其所由來者遠矣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皆願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之心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以得人心者又

如此吾又何貶焉故春秋謂之魯春秋而詩亦有魯頌所以尊周而存商頌所以仁前代此三頌之說也而亦聖人之意也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李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書召誥曰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

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按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會諸侯於東都焉東都即洛邑也宣王中興復於東都之地以朝諸侯則是成洛邑以朝諸侯雖其書無所見而車攻之序言復會諸侯於東都亦可以見也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推廣之曰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在六年明堂位言踐天子之節以治天下言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愚

竊以爲不然按書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周公成洛邑之時諸侯皆在遂因而朝諸侯非成洛邑在於五年朝諸侯在於六年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亦非也夫周公特攝其位而已曷嘗踐天子之位乎周公所以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以謂祀文王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尊卑雖不同而必以盡其所有合其歡心以事其親然後爲孝故爲天子者必合天下之歡心爲諸侯者必合一國之歡心爲大夫者必合一家之歡心然後見其事先君之孝必盡其所有以祭也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是能合四海之歡心也故孔子以爲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觀此則知周公之孝於穆清廟清廟鄭氏以爲天德清明文王象焉其意以爲文王與天合其德故以爲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王氏從而推廣其說以謂湯之伐桀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而割正夏而湯誥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則是聖人之任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此聖人之清也不如蘇氏以爲清廟肅然清靜按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和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清廟之中但以茅飾屋所以著其儉杜元凱注曰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蘇氏之說蓋本諸此張文潛又謂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

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明不惑也清不污也肅不慢也王氏以爲周公穆穆而帥諸侯則諸侯以肅雍而應周公其說雖善然以於穆爲欽和古人之辭疑不如是不如毛氏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文王之清廟乎穆美也鄭氏以肅雍顯相謂周公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一句之中上二字以爲周公下二字以爲諸侯不可以從也故於穆清廟當從毛氏之說肅雍顯相當從王氏之說言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諸侯之來助祭者敬而且和也敬之與和祭祀之

所貴雍之詩亦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惟其肅肅則是其心之敬惟其雍雍則是其貌之和心敬而貌和而其祭可謂誠矣肅雍顯相以見諸侯之助祭也如此雖不言周公所以帥之而帥之之意自見亦猶何彼襍矣言曷不肅雍王姬之車人之望見王姬之來曷不肅雍乎此乃王姬之車也此雖不言王姬肅雍而王姬之意自見今此不言所以帥之而諸侯能如此亦見周公所以帥之也濟濟衆多之士也孔氏謂序言朝諸侯帥以祀文王者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而序不言帥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雖以濟濟多

士為王朝之臣然亦不必專指王朝之臣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以諸侯之臣皆與之豈必王朝之士乎故凡王朝之臣與夫諸侯之臣皆與其中焉濟濟多士皆秉文王之德而祀文王在天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固足以配祀文王矣而在廟又皆奔走以助其祭夫對越在天則內以盡其德駿奔走在廟則外以盡其力內盡其德外盡其力則其所以助祭也可謂至矣盡矣以見文王既沒其德在人者不可忘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奉承於人乎信乎無有厭斁於人也文王之生諸侯奉之未足以見

通志堂

通志堂

其德之盛文王既沒天下之人奉承之如是之久
 然後可以見其德之盛周公以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祭則是聖人之德無以加於此周公之孝於
 此可見然序但言美文王者以清廟所祭者乃文
 王故專歸美於文王也

黃曰清廟之詩乃洛邑既成諸侯四朝周公相成
 王率諸侯以祀文王如斯而已今鄭氏孔氏之說
 皆以為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
 堂予竊以為不然夫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又
 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又曰周公
 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位無疑也洛誥

之書言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則祀文王之時而王在新邑周公率諸侯以朝
 之又無疑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曰周公其人云
 者言周公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使周公果踐位
 稱王則孔子奚取哉予敢詳為之辨文王之廟謂
 之清廟何也或曰鳴條之役有今朕必往之辭此
 聖人之任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
 聖人之清也夫孔子形容文王之德曰至德而詩
 人形容之曰之德之純中庸形容之曰天之所以
 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是皆形容不盡之意

也而清之一字果足以盡文王之德云乎哉左氏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杜元凱注曰清廟肅然清靜之稱近世張右史曰治人之道以明為貴故施政之堂謂之明堂事神之道以潔為貴故文王之廟謂之清廟此說盡之嗚呼吾觀清廟一詩而嘆文王之德何其人心邪夫德足以感人心於一時不若足以感人心於後世頌美文王之德其所以在人心者不泯也故在當時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後世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故清廟一詩形容清廟之美相祀之誠而其所以形容之微意則在於秉文之德一句蓋見王姬之車

者自有曷不肅雍之辭入文王之廟者自有肅雍無射之心文王之神無所不在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在對越其所以在天與奔走其所以在廟祭者之心無所不盡其極也曰不顯不承者此又推其不祭之時文王之德亦能使人之無厭射如此也噫雍雍在宮肅肅在廟此文王之德也今日肅雍顯相非秉文之德乎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文王之德也今日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非秉文之德乎吾觀思齊之詩而得清廟之遺意也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〇夕廿二
王言本義集解卷三十一
方惟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李曰文王受命作周末盡得天下而沒至成王時始致大平遂歸功於文王而告廟焉自古人君能成其治功則必明歸功於祖廟而不敢以為已有也武王得天下也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歸功於文王也故成王致大平亦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亦是歸功於文王也中庸舉此詩以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

文也純亦不已中庸之書其言詩也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之意言天命周家無有窮已故始也命文王以及成王也中庸之說則以文王之德之純對於穆不已以相對為說觀此詩所言大槩以謂天之命周家如此之厚故先言於穆不已下句遂解此天命不已之意言天命文王至於成王也命者天之命周家也鄭氏云命猶道也此亦出於中庸之說王氏則以於穆為敬和亦曲說也於乎不顯言於乎美哉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蓋其德純一既見於文王之身而其後又洋溢以及於成王也而成王假之以致大平後世常大順文王厚而行

之則可以保大平之業也駿大也惠順也篤厚也
歐陽曰此詩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其說甚善
鄭氏曰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此
皆附會之說不足信也

黃曰行而後說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可見之效
也而猶未離乎人也未行而說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篤恭而天下平非與天同德者孰能致之故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告大
平之詩所以言天之所以為天與文王之所以為
文王也噫維天為大惟堯則之此堯之所以為堯
也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此舜之所以為

舜者也若夫時雍太和之治特其緒餘耳此一詩
惟中庸形容之盡而諸家之說皆不足考其曰中
庸斷章取義何其謬歟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李曰象舞文王之舞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

子聘於魯觀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
憾則是象舞乃文王之舞也橫渠先生曰周樂有
象武勺三者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武功本於
文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
武必是武王既死國人所奏之樂奏於武王之廟

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益也故勺言告成大武此乃據序為說則是象舞者乃文王之舞武舞者乃武王之舞故將奏象舞則必歌維清之詩將奏武舞則必歌大武之詩有其舞必有其歌舜之樂歌於堂有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自古然也鄭氏之說乃以謂象舞多用兵殺伐之舞武土制焉蘇氏則以為文王之舞蓋文舞也一則以為文舞一則以為武舞無所考證難以參訂然觀詩之所言但言文王之典足以知其為文舞也武之詩言勝殷過劉者定爾功酌之詩言於樂王師遵養時晦此二詩猶疑是武舞也其詩篇

之名雖不言文舞武舞觀詩之意自可見也禮記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明堂祭統亦皆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說者皆以象為武王之舞象舞既是文王之舞又為武王必不然也清明也緝繼也熙廣也天下之所以清明無事其後世又能繼而廣之皆是文王典法所致也文王造周未得天下而沒天下之治也已見於文王故祭天之禮皆自文王始也自今已後迄有成功原其周之禎祥則在於文王也禮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文受命作周至武王則得天下成王致太平之治其禎

詩經卷之三十七

十

通志堂

必在於文王時也毛鄭則以文王受命始祭天而
征伐孔氏遂謂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其
何年郊祭二家之說皆因文王受命遂為此辭使
文王而祭天則是受命稱王僭偽不臣文王不免
有罪也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說者遂謂后稷祭天嗚呼使后稷而祭天則不
足為后稷使文王而祭天則不足為文王以諸侯
而祭天此乃暴秦之君無所忌憚者所為而謂后
稷文王亦為之乎詩人之言非不明甚但學者不
詳味之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乃是歸功於后稷
言祭天之禮所以行於今者自后稷之致也此詩

言肇禋亦是歸功於文王言祭天之禮所以用於
後世者乃自文王所致也詩人之言學者自亂之
耳文王有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使紂之在
日而文王設為祭天之禮安在其為事君之小心
哉

黃曰吾觀維清之頌而見文王之純乎天也古之
聖人迫之而後動求之而後應者吾於湯武見之
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微柔懿恭而不
忘乎民小心翼翼而不忘乎君感而遂通而不失
其為寂然不動與民同患而能退藏於密無然畔
援無然歆羨文王之心天知之矣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文王之心非特天知之而汝墳之婦人亦化之故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吁茲文王之所以純乎天也哉是故成湯之心見於濩舞武王之心見於武舞文王之心見於象舞濩舞之樂季子知其猶慚武舞之樂孔子嘆其未盡善聖人之心苟有不足於中者無隱也維清之頌其文王象舞之樂章乎其辭簡而明直而大文王純德之所著見乎季子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元凱注云文王恨已不及致大平嗚呼吾觀維清之頌象舞之樂見其廣大熙熙而二子所謂憾且恨果何見也鄭氏之說又謂象舞象用兵時刺

伐之舞夫詩但言文王之典則非象其殺伐之事可知如奏大武之詩言勝殷過劉者定爾功則其為武舞亦可知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其說不過曰文王之心不可以形容而文王之典著見於天下清明而廣大一豪之人偽不容於其中茲其所以為文王之典也而諸家之說則以為天下之所以清明而無事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夫詩但言文王之典烏在其為征伐之典也哉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要其說不過曰祀帝之禮推所自來實文王基之也然則後世之所以享成功而成大業者其禎祥已見於文王之時乎此詩人推

四百廿
本而言之也而諸家之說則以為文王受命為王
有征伐之功而行祭天之禮嗚呼學者不知聖人
之心其亦深得罪於聖人矣使文王名為事紂而
實稱王未嘗為王而行祭天之禮則是與後世僭
偽不臣者無以異也而謂文王為之乎生民之詩
曰后稷肇祀以迄于今而此詩曰肇禋迄用有成
蓋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故生民所謂肇祀者言祭天之禮而歸功於
后稷此詩所謂肇禋者言祀帝之禮而歸功於文
王如所謂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之論也予故詳
為之辨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李曰孔氏云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乃以明年
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
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蓋成王即位之
初年方幼冲故周公攝政既而周公復辟成王始
親政事亦猶漢宣帝始立霍光既死宣帝始親政
事也烈光也文章也此蓋言當時諸侯助祭既畢
成王因以戒之光大文章之諸侯我周之文武錫

汝諸侯之福而為周家之屏翰文武之所以綏惠諸侯者無有窮已但爾之子孫必思有以保之也

[毛]鄭說此詩不同毛氏則以為文王錫之福鄭氏則以為天錫之福王氏則以為錫周之祉福王氏之說固非矣鄭氏之說亦未為善也此詩言諸侯助祭助祭既畢因而告之以烈文辟公錫茲祉福乃文王錫之福文王所以惠我諸侯至於惠我無疆爾諸侯尚不能保之則亦不能長享富貴也凡諸侯不能保之者非文王不能惠我無疆也乃爾之諸侯不能盡保之道也自此以下則言保之道道封殖也靡侈也人君已自封殖則必有害及

斯民害及斯民則國必至於亡自古好利好奢亡其國者多矣惟其好利則括克百姓之財惟其好奢則必括克百姓之利以充一己之欲至於人民愁怨帑藏空虛莫之恤也孔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惟能不殖爾邦則可以長守富貴而天子所以尊崇之也戎大也爾宗之有大功爾子孫當續其功則繼其序而增大之也莫強於得人得人則四方順服矣孔子用於魯則齊人歸其侵疆段干木用於魏而秦人不敢加兵是以賢人在朝四方其有不服乎莫光顯者修

德也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百辟其有不
 為法乎凡此所言文武所以告諸侯者未嘗少忘
 成王即位之初其敢忘之乎成王以能奉其祖考
 之意所以戒諸侯者為必備諸侯又能繼其祖宗
 之業所以承天子者為甚謹君臣之間永保無疆
 之祿豈不美哉

黃曰告人以所當為不若勉人以其所欲為天下
 之理凡其所當然者皆人之所當為也知其所當
 為而或不能為者無以動其欲為之心也是故告
 人以當為之事而使人有欲為之心者惟明於人
 情者能之成王當即政之初四方諸侯奔走而聽

命成王因諸侯之助祭而作烈文之詩以勸戒之
 其辭溫柔和易使聽之者有躍然不能自己之意
 何其明於人情也夫受福而遺其子孫人情之所
 同欲也子孫世世保民諸侯之願孰不在此成王
 謂爾諸侯之有功烈有文章者吾固錫之福矣然
 是特一時之福而非無窮之福也爾能屏翰王室
 尊君愛民無一豪自用之心而常盡其所以惠我
 之實則億萬斯年與國咸休子孫其保之矣人情
 樂於子孫之保也其敢萌一慢心乎位愈隆而爵
 愈尊尤人情之所同欲也得君之榮加爵之寵諸
 侯之願孰不在此成王謂爾無封殖以漁民利無

侈靡以傷民財不萌一豪自縱之心而常盡其節
 用愛民之實則予一人汝尊維王其崇之矣人情
 樂於君之榮我也其敢萌一侈心乎至於告之以
 念前人之功則勉之以大前人之業皆因其所欲
 為之心而喻其所當為之理人所當用也告之用
 人而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人情孰不欲強其
 國也孰不欲為四方之訓也則用人之說其可忘
 乎德所當修也告之以修德而曰不顯維德百辟
 其刑之人情孰不欲顯其身也孰不欲為百辟之
 法也則修德之說其可忽乎昔魯用孔子而歸其
 稱秦用孟明而霸其國齊用黔夫而燕人祭北門

趙人祭西門則人雖若無競而實為競也隨侯修
 德而楚不敢伐晉君修德而楚不敢兵秦人增修
 國政而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念德不忘其可
 敵乎則德雖若不顯而實顯也繼之曰於乎前王
 不忘此又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前輩謂無逸
 一篇其要在於七嗚呼三不敢字上愚謂烈文一
 詩其要在於乎前王不忘之句學詩者試深思之
 八作祀先王先公也
 大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
 夷之行子孫保之

李曰鄭氏以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誓至不窳

諸塾至不窳固是周之先公也周之祭豈能盡及先公而若謂合祭則毀廟之主皆與在焉則諸塾不窳亦在所當祭也然序不言合祭何由而知之若曰四時之祭則所祭者但七世至先公則三人而已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禴祠烝嘗乃四時之祭也四時之祭及於先公不過一二人而已天保之詩言于公先王先言公而後言王今此先言王而後言公蓋天保之所以先言公而後言王者先後之序也此先言王者蓋此詩所言王迹之所自起故序先言先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而詩之所言但言天而不言地此詩所言但

言先王而不及先公其意一也曰天作高山鄭氏謂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鄭氏以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乃衍說也詩之所言但言大王遷於岐矣以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詩無是意也鄭氏之說雖非猶以高山為岐山至於王氏乃謂后稷以功德有國則高山之譬也其後失職自竄伏於戎狄則嘗荒矣至於大王而後復治則是以高山喻后稷功德其取喻遠矣詩言高山乃岐山也公劉遷于豳故詩人言豳居允荒大王遷於岐故詩人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之治之也天作高山大王

既荒治之而作興矣至文王而後康之大王所以
 荒之則未必康之也文王康之然後足以見周家
 之盛矣彼祖矣鄭氏則以謂彼萬民也祖往行道
 也彼萬民之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
 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道故也王氏則以祖為天祖而從之惟蘇氏則以
 祖為逝當從之大王作而興矣文王康之文王既
 康之今又逝矣然自大王治岐皆有簡易之行子
 孫所以守之而勿替也頌之所言多先言祖先之
 事業而未以子孫繼之為言維天之命曰駿惠我
文王曾孫篤之我將之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其於末章皆言子孫持守之道其實一
 也

黃曰天下之事固未嘗不本於天而所以為天者
 未嘗不本於人聖人不恃其在天之或然者而嘗
 盡其在人之當然者蓋聖人之心與天默契凡天
 理之自然者皆聖人之心以為當然也然聖人盡
 其心於天理當然之先而常人推其效於天理既
 定之後上帝臨汝天何心哉帝謂文王天何言哉
 天固不能諄諄乎命乎人而聖人亦豈屑屑然求
 合於天不言傳而已傳不識不知不求合而自合
 以是論之則天未嘗有心於聖人而聖人亦未嘗有

心於天聖人知盡其在我者而天命之所在則不容豪髮於其間也嗚呼遷岐之役果大王之心乎狄人不侵大王何心於去豳事以珠玉幣帛而得免大王何心於遷岐狄人欲吾土地大王不忍以其所欲而害人去豳而遷岐大王之心亦安之天而已而豈有心於天之我予也而詩人之言必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而此詩又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夫大王之遷非得已不已也而詩人必以天言之其意似以為岐可以興周而天固使大王之都岐也吁知天而不知人者常人之論耳吾何取於雅頌哉蓋詩人之所謂天者

非獨曰天而已矣詳觀天作一詩始言天作高山似不知有人之說也然其一篇之意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天也西周之地能興能衰關中之地可王可亡此君子是以有所謂人之說也文王遷岐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當此之時周雖未興而人心已有在矣此岐之所以大也故曰大王荒之繼之以文王微柔懿恭以保民也不遑暇食以和民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當此之時人心愈固而天命愈不可易矣此岐之所以安也故曰文王康之大王大其基文王安其業推而極於岐山之民皆歸於

大中至正之域則化益深矣遵王之道遵王之路
而黨偏反側無有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小
人皆化也故曰岐有夷之行成王之心以為積於
前者如此其至繼於後者其敢有忽心哉曰子孫
保之此自然之辭也夫始也歸其功於前人終也
勉其效於後世是豈獨歸於天而已乎諸儒講解
見詩以天作名篇而皇矣之詩又有帝作邦之說
則皆曰岐以天立周以岐興而不知岐非以天立
也以大王文王而立也周非以岐興以大王文王
而興也此愚之臆見不敢以為詩人之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李曰此詩蓋郊祀天地之樂章也孔氏謂於南郊
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蘇黃門亦
以謂冬至之日祀天於圜丘夏至之日祀地於方
澤皆是據周禮以為說竊嘗以序觀之則郊祀天
地又疑是合祭也李君弼先生專據此詩為言郊
祀天地以合祭天地為無疑而不信南北郊之說
東坡亦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何以明之詩
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
經之明文若二公者可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眾

人之說也然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謂秋
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
成命東坡言之詳矣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皆此詩歌於秋冬可也至於此詩專言
天而不言地合祭之日則可歌尊天也若祭地於
北郊歌天而不歌地烏有是理哉昊天蓋因天之
號而為文也王氏謂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
萬物相見楊龜山破之曰若謂萬物相見於南方
郊祀當因於萬物相見之時而用冬至之日何也
此說甚善孔氏惑於鄭氏之說以為感生帝其惑

益甚矣此詩蓋言昊天有成命文武受之故成王
業則不遑安寧夙興夜寐必為受命之基而行寬
大之政所以答天之命也成王者成王業也自國
語為此說至賈誼則以為成王武王之子也以成
王不敢康為武王之子可也若如此說則下文之
說不行矣故成王當以為成王業為後世子孫者
當繼而廣大之而大盡其心庶幾能保大平之基
業也文武以奉天為心為子孫者當以文武之心
為心然後相須以成大平之業也於緝熙或者以
為文武夫於緝熙當以為成王鄭氏雖以為成王
而以緝熙謂如學有緝熙光明若以緝熙為光明

則文不相接

黃曰昊天有成命一詩謂郊祀天地而作也郊祀之詩意者必言郊丘之位豆登之儀牲牲之肥膾今考之詩無一辭以及此而特言文武以上天之心爲心後人當以文武之心爲心天之命周已成而不可易文武之受天命益勤而不敢忽飲食人所嗜也而不暇盤遊人所樂也而不敢王業之所以成者皆自不敢康之心以成之也不顯亦臨不容有欺心陟降庭止不敢有慢心天命之所基者皆自宥密之心而基也文王之所以成王業基天命者如此則後人之所以繼而廣之者當如何哉

亦惟盡此心而已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無愧於文武此成王郊祀天地之心也成王之祀在心而不在物故七詩之作不言物而言心昔孔子嘗援是詩以爲無聲之樂夫樂而至於無聲豈言語之所可及而形迹之所可見哉文武成王吾知其同此心之運而非言語形迹之所可盡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李曰蘇黃門云詩之頌祭天地有三一曰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記所謂禘嘗祀昊天於圜丘而以鬯配之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三曰思文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竊嘗謂蘇黃門之說蓋信康成之誤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郊祀矣未嘗言禘也亦未嘗言禘嘗也郊自為郊禘自為禘不可混而為一也禮記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是郊也禘也祖也宗也四者各有一祭豈可為一哉趙先生曰鄭玄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蓋見祭統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

者故為此說祭統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世之外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耳豈關配祭哉禘者其所及者最遠故在郊之上趙先生此言可謂中康成之病耳而蘇黃門猶信之何邪竊嘗以思文之詩言后稷配天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如此詩所謂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至於昊天有成命之詩此固是郊祀上帝其中未嘗配以后稷則當闕之且如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似不同而說亦異同至有言感生帝赤燁怒含樞杵白招炬靈威仰皆以讖緯之言惑

聖人之經不足信也惟伊川以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即一也冬至郊祀天地以物始生之時故以祖為配季秋享明堂以秋物成之時故祀於明堂而以禰為配或尊之或親之也我將毛氏以為夫不如鄭氏以為奉我之將奉者薦享者維羊維牛也天之所以右我者則以我能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非為牛羊故也天若福我文王則必享吾之祭矣杜鄴云行穢登豐猶不蒙佑德修薦薄吉必大來言天之右我者非為牛羊之故惟能儀式刑文王之典故耳此典乃文王所作也文王既作此典為天之

福我能奉行文王之典則天豈有不福哉天福文王則必享吾之祭矣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蕩然自滿而忘畏天之心哉故當夙興夜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然後可以保太平之業也儀式象也刑法也鄭氏謂受福於文王不如蘇氏天不遺文王而福之

黃曰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也冬至郊祀天地以物始生之時故以后稷為配季秋大享於明堂以物已成之時故以文王為配天猶帝也帝猶君也郊天而配以后稷尊之也明堂而曰帝配以文王親之也非成王周公孰能與於此哉

四百廿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說者以爲備物之祭非也成
王以爲我之所以將其誠以享上帝者維羊維牛
而已物至簡也而天之所以佑助我國家者豈以
是物哉法文王之典以安文王之天下天若福我
文王則必享我之祭矣天既享我之祭則我亦當
盡其畏天之心夙興夜寐慄慄危懼而不忘於畏
天之威然後大平之業可得而保也天下者天與
文王之天下也吾能無愧於文王無愧於上帝則
奉祀之誠孰加於此乎成王之郊祀天地則曰單
厥心肆其靖之祀文王於明堂則曰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當是時天下已安矣而猶曰日靖

云者成王當已治之時而常持之以未治之心不
敢以天下之已安而吾心遂蕩然而自滿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

李曰宣公十二年左氏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則
是時邁乃武王之詩國語又稱周公之頌曰載戢
干戈載橐弓矢則是時邁乃周公所作也故韋昭

注云武王既伐紂周公作此詩也禮記曰歲二月
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祀于山川柴者祭天而告
至也自古人君之巡守所至方岳之下則柴望以
告祭故舜巡守望秩於山川徧于羣神武王巡守
亦必然矣鄭康成曰巡守告祭者天子巡守行邦
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此說非矣范內翰高
平公嘗謂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嶽以柴望告祭
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者失之諸儒
阿諛者以希世主謂之封禪蓋始於秦古無有也
此說盡之矣古之人君其巡守也但有告祭柴望
之禮初未嘗有封禪也如史記所言舜柴望而爲

封禪是皆飾六經之言以文奸言也自秦漢以來
時君世主貪心侈意必爲封禪以告大平欲顯已
大平之功遂行封禪之禮而臣之諂諛者亦曰封
禪古所有也必以六經之言似於封禪者遂從而
惑於人主以謂古之人既行之矣今之世何禪而
不行邪漢武帝議封禪諸儒莫得其制遂采王制
虞書射牛之事夫所謂虞書者謂望秩於山川也
凡此之類皆假諸書以說人主其罪豈不重哉秦
皇漢武之時固然矣而文帝之時亦命諸儒議封
禪而諸儒亦采六經王制以爲封禪夫封禪之禮
求六經之外則有之矣六經之中古人無是也必

采六經以為封禪是特附會其言而已孔氏曰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大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也此詩述武王之事鄭氏言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武王自封禪也孔氏之意以武王之時未致大平故不為封禪然武王不封禪亦何害其為武王哉齊威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數十二於周故惟言成王夫武王既不封禪矣成王亦豈為哉此管仲之言亦不足信邁行也言武王巡守諸侯之邦昊天以武王能答天之意遂予愛之而錫福使之各得

其序諸侯莫不畏威而震疊百神莫不懷柔而及河喬嶽此言天之福武王如此夫天之福武王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故曰允王維后鄭氏謂右序有周乃天祐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所謂實右序有周者豈必是生賢智以為臣哉歐陽公已辨之矣其於薄言震之又謂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夫武王所巡守者非是以兵而征伐也下文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是武王伐紂之後寢兵不用豈欲以兵而征

四百廿七
伐哉凡諸侯所以畏之者非必以甲兵而後畏之也古之人君其巡守也不過以諸侯之有功與過而後賞罰之孟子所載巡守之事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如王制所言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凡此之類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故諸侯聞王者之來莫不震疊之武王既巡守昭明有周之典序

諸侯之在位者所謂序者即考其功罪而升黜之也武王既能升黜諸侯又能寢兵不用但求懿德以施之中國則能保天下也自古人君之於天下取之非難保之尤難始皇非不能取天下也然至於二世而亡者以不能保之也秦皇以兵取之既得天下之後宜與天下息肩矣而好兵之志未已此其所以亡也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膏粱可以養生而不可以治病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向者既伐紂以取天下今也必求文德以及中國然後可以保天下也書之所言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禮記所言包干戈於虎皮

此以見武王能止武也鄭氏之說則謂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時夏亦不必謂樂歌但是陳之中國也我將之詩曰維天其右之則是天享之矣然不可以天享我而自滿故末章言于時保之今此言昊天其子之則是天愛之矣然不可以天愛我而自滿故末章言允王保之詩人之體類皆如此

黃曰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皆時也聖人不能違天故不能違時要以事或不同而此心之無愧於天不忤於人者千萬世而一轍也然聖人之舉事

不特曰吾可以無愧而止而亦必使天下匹夫匹婦皆曉然知吾心之無愧者然後有以大慰於其心而亦有以深服於天下舜受天下於堯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有一月而北皆如之舜豈欲廣祭祀以求福而媚羣神以干譽哉其心以為吾如是而君天下與神人人民我有宗廟我享社稷我保吾固無愧於此也而亦必使山川鬼神人民百姓皆知吾之所以得天下者如此其無愧也吾明告之明言之而使天下明知之則

予一人之心始安此時邁之所由作也鄭康成之徒不知聖人之心而謂巡守告祭者天子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焉世之儒者樂諂諛以希世主往往附會其說以爲封禪之禮始於舜之時而備於文王之世司馬遷大儒也而亦爲是說豈不厚誣聖人也哉時邁之作要以見武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竊嘗論之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巡守祭柴望之實也告于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此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之實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干戈橐弓矢之意乎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間建官惟其賢位事惟其能至於垂拱而天下治此非求懿德以保天下之意乎嗚呼吾觀詩書而見聖人之所以取守者有道也秦皇以兵取天下天下已定而兵不休漢武以兵伐匈奴匈奴已臣而兵不息徹稻穀餼藥石其亦適以自斃也光武存黃石苞桑之戒却臧宮馬武之請聘卓茂禮嚴光而以柔道理天下其亦庶幾於三代取守之道矣愚故表而出之

以為天下後世戒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李曰

此詩祀武王之樂歌也清廟之詩祀文王之

詩故其詩之所言者無非歸美於文王執競之詩
祀武王之詩故其詩之所言者無非歸美於武王
蓋子孫所以保有令緒奉承基業故宗廟祭祀得
以時而奉行之者皆緣上世之君豐功盛德有以
遺之故其祭也播之聲詩而歌之也清廟之詩祀

文王乃因周公帥諸侯而為之執競之詩雖曰祀
武王而其所以祀之之由則不可得而見也競強
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穹窿而位乎
上陰陽日月迭運推移以其健故也人君法天亦
當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武王能於自強之心執而
勿失造次顛沛未嘗敢捨則其功烈所以莫強也
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強暴之國莫不
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為莫強矣然
其所以致功烈之莫強者則由執競之所致也其
曰無競維烈蓋言執競之效如此不顯成康毛氏
則謂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氏則以為不

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鄭氏之說不如毛氏為優
 言武王以一戎衣而天下定其成功而安之豈不
 顯明乎言其顯明也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
 集大命而有天下也皇美也自毛氏以為用言用
 彼成安之道王氏以為由言由彼成康之道不如
 蘇氏以為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
 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蓋周自后稷以
 來雖積功累行而世有顯德公劉克篤前烈大王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不過奄有一國而已至
 於文王雖受命作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然亦未能奄有天下也至武王之時則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於周故奄有四方惟武王之
 時然後如此武王所以能奄有四方者以其成而
 安之也斤斤爾雅曰察也言照臨四方無所不察
 也歐陽公曰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
 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
 王功不敢康執競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則
 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
 氏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氏以為成安祖考之道
 夫所謂成王乃成王也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豈
 不簡而直哉觀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簡直然

觀諸詩亦有窒礙而不通者成王之時但持盈守成而已不可以為基命也今日曰基命則非持盈守成也執競之祀武王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屢言武王無幾矣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乎不當以成王康王為說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商頌亦曰武王靡不勝書之所言必不是周之成王頌之所言必不是周之武王若使詩書皆載周之王則必以為周之成王武王矣詩之中不可失之太泥也鍾鼓喤喤蘇黃門曰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此說

是也鄭氏乃以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而神與之福其說非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毛氏以為難鄭氏以為順習之貌觀賓之初筵詩曰威儀反反毛氏以為重慎之辭辭雖不同其意則一也既醉既飽與楚茨既醉既飽同蓋祭終而飲酒故耳言其祭祀之時鍾鼓筦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也祭終而飲酒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方興而未艾也堂上堂下之樂非不多也而此詩特言鍾鼓筦磬之樂者蓋詩頌言祭祀之時則或言樂器或言羽飾言其大槩耳如不能以意逆志則是祀武王之詩但有

筦磬之樂其它樂未必舉也或以它樂雖奏惟鍾鼓獨得其和無是理也

黃曰舜執兩端兩端所以用其中也湯執中執中所以建中也武王執競執競所以無競也觀牧野之戰武王以三千之臣而敵商受億萬之衆然商之師旅固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武王蓋有不戰而自勝者此所謂無競維烈也武王之所以無競者以應天順人之舉在武王則武王固能執其競矣天下所以無競在武王武王所以執者在仁義武王雖有成王業康天下之功而未嘗有矜耀之心而猶皇皇然惟天命之是敬夫

周之興也遠矣至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其盛德無所不及其照臨無所不至凡今之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威儀反反與賓之初筵同言其反覆而不已也既醉既飽與楚茨既醉既飽同言其祭終而飲福也威儀備於祭祀之餘而醉飽見於飲福之際則福祿之來其有窮已邪此詩蓋祀武王之樂章故言武王以福後人者如此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李曰此詩祀后稷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是此詩亦周公作與
時邁之詩同也然頌之所作非是思文與時邁乃
是周公所作而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
所稱者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
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
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
蓋所以尊祖也生民之詩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觀生民之詩

則可以見思文之詩矣言我之所思祖宗有文德
者乃后稷也至其德乃可以配天其所以配天者
以其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也立毛氏但以爲如字
鄭氏則以立爲粒益稷之篇曰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以書所謂烝民乃粒正
詩所謂立我烝民也二說皆通毛氏則以爲存立
者則以后稷教民稼穡而民賴以存立也鄭氏所
以爲立者乃以后稷教民稼穡而烝民賴以粒食
也惟其教民稼穡故立我烝民莫不於爾而各得
其中后稷之所建極固天下之人所以取中也貽
我來牟毛氏曰牟麥也是毛氏但以牟爲麥耳鄭

氏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鳥五至以穀俱來此其說不經歐陽公曰自秦焚書之後至漢興伏生口傳尚書先出秦誓三篇得於河內女子其書有白魚赤鳥之事其後魯共王壞孔子宅乃得古文尚書其秦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說由是河內女子秦誓知其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偽秦誓然則白魚赤鳥之書甚為誕妄其說得之矣然猶有未盡者秦誓三篇乃是武王誓孟津之時也此貽我來牟乃后稷教民之事以武王之事乃以為后稷稼穡之言其說不待辨而自破矣所謂貽我來牟即所謂誕降嘉種

也生民之詩愚嘗辨之矣稼穡之事其來尚矣但以洪水之害民苦於昏墊猶未暇為至后稷教民稼穡利及於民而始有嘉種故詩人推美之以為天誘其衷如親貽之以嘉種者也貽我來牟即天之所命以徧養四方之民者也故孟子曰麩麥播種而耰之趙歧曰麩麥大麥也孟子之所謂麩從麥從牟此之所言則不從麥省文也說文周所謂受瑞麥來麩一麥二牟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說文以牟為麥可也以為天所來則似鄭氏之說此則非也廣雅又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也以來牟為二種不知有何所據而云劉向云來牟麥也始自

天降劉向以牟為麥可也以為始自天降則誤矣
 貽我來牟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而后稷能奉
 天之意無以此為我之疆無以彼為爾之界無有
 內外之殊則后稷當陳其常道于時夏也后稷視
 民之飢由已飢之既無彼己之心則豈有內外之
 殊哉說者以時夏為九夏之樂孔穎達則以為此
 詩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
 大功故以樂為大歌孔氏徒見國語云周文公所
 作故其詩亦同時邁之詩言時夏夫思文言時夏
 者但言中國而已必不是樂歌也后稷教民稼穡
 但養之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

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
 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
 為能若民無常產而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
 侈無不為已倉廩實而知禮義府庫充而知榮辱
 使當洪水之後后稷不能教民以稼穡則天下之
 民必無常產矣既無常產則何常心之有惟其教
 民稼穡此其所以言陳常于時夏也

黃曰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也生民之詩言后
 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然后稷配天特一事也在生民則為雅在思文則
 為頌蓋生民特言其事而思文則祀后稷之樂章

也生民為敘事之辭思文為告事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民之所以生者天也而其所以全上天生育之功者后稷也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鄭氏以立為粒蓋本於益稷篇烝民乃粒之句然輕改經文予所不取不若毛氏以為后稷教民稼穡而民賴以存立此說為當然詩不言民之所以存立者本於后稷以稼穡育民而乃以為后稷以中道化民何也蓋六府所以養民身三事所以養民心二者常相因而不能以相無孟子所謂民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惟后稷能教民稼穡所以教民以中道也貽

我來牟來牟者麥之類也孟子曰麩麥播種而耰之趙歧曰麩麥大麥也鄭氏謂天降來牟之種以與后稷然后稷以前地無五穀而民不粒食乎其無是理明矣至於白魚赤鳥之說尤為怪誕此鄭氏之蔽也生民言誕降嘉種言后稷降之於民也此詩所謂貽我來牟亦言后稷貽之於我民也后稷思天下之飢者猶已飢之仁心之發初無限量又安有此疆爾界二其心哉陳常于時夏或者以時夏為樂名然時邁言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則時夏者中國之稱也后稷之於民也富而教之孟子所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繼之以申之以孝悌之

義此王道之始而文武之功所以起於后稷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安', '後學', '成德', '校訂', and '李迂仲']

